

2024年12月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刘珠昱
校对：谭智方

生活家

奔赴挽洲芦苇丛

周蕾文

(一)

未出行，友人诗已吟：“长堤风瑟瑟，白絮漫平畴”“风摇苇岸花飞雪，棹舞江心浪逐舟”“依旧芦花作雪飞，薄凉晴色客来稀”……好期待一起奔赴那飞花轻似梦的芦苇丛。

从秋入冬，好似一夜的阴风怒雨过渡而来。清晨，我们裹紧大衣，缩着脖子，哈着热气，同时钻进了一台车子。一路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打趣、闲聊……

(二)

下了高速，车行驶在九百九十九道弯的乡村公路上，只来过五十万乡镇两三次的美女提醒开启导航时，开车的秋哥豪气地回答：“开什么导航？我在此工作十多年，哪个山冲春见，没钻过。”慧妹也是自信满满：“不用，这是我的出生地。”

车被两旁林立的桂花树夹着，驶进了五十万老街。望着树干已成深不见底的空洞，可葱绿的大树枝却延伸向前方人家屋顶上的奇景，秋哥狡黠地笑笑，吟出：“一街初显老槐斜，翠绿攀枝搅别家。”他的“搅别家”一出，利哥边扭起腰肢，边开口唱道：“槐荫开口把话提，叫声董永你听知，你与大姐成婚配，槐荫与你做红媒。”龙哥紧急对唱：“这事儿真稀奇。”惹得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上了河道，眼看我们的目的地挽洲岛就在河中央。可这么一小段距离，我们得沿着几个小山包打几个转。在进入第一个分叉口时，

刚还号称“每个春见都钻过”的秋哥，就不知道方向盘往哪边打了，只得向当地长大的慧妹求救。

“往前开吧，下一个分叉口右转。”慧妹漫不经心地回答。

到了第二个分叉口，秋哥真的把方向盘右打，下山后又经过一番转来转去，最终却转入了一户人家的坪里，路已到了尽头。眼看湘江近在咫尺，却过不去，只得又原路返回。

折腾了两三次，路上的行人都问了两三个，同车的朋友们都笑得岔了气，刚还牛皮哄哄的秋哥，诗是立马作出来了：“登高欲远眸，山路曲通幽。只见村花笑，难寻古渡头。”不但路没寻到，还因为路边的野花迷了眼，把车的前轮驶入坑里了。同车的只有很少出城的秋哥紧张兮兮，我们这些经常在这乡野小路上奔跑的，相反开心得很，龙哥说：“出门采风嘛，没有点小事故，哪有故事可写。”

秋哥被调侃得“体无完肤”，只得引导大家转移“攻击”对象：“慧妹，你怎么搞的，回家都不晓得路了。”

在大家的声讨中，慧妹只能胡乱找托词：“我不是想带大家多看看家乡的美景嘛。”

“我在政府工作了二十年，好多乡镇的道路都熟悉，因为都如同一板排骨，中间一条主干道，然后两面延伸，但王十万的道路，却如同盘丝洞，永远不知走哪条。”秋哥说。

“不怕你们笑话，我还在王十万较南端的长源村蹲点四年。”云哥如是说，惹得大家一阵猛笑。

(三)

当我们登岸，经过田野里的一条小径，看到天空中一群“人”字形的大雁正往南方飞。一大把年纪的秋哥却忙把手机放进斜挎包里，腾出双手拱成喇叭状，靠近嘴边大喊：“大雁飞‘一’字。”惹得我们集体站立，抬头望天，并问：“你命令有效吗？”

有趣的是，大雁居然真的慢慢地变化着阵形，在遥远的上空飞成了“一”字。“秋哥这真是领导者，不仅今天领导了我们，连天上的雁子都能领导。”大家都纷纷开着玩笑。而秋哥也得意洋洋地表示：“我们小时候看到雁子，总会在田野里奔跑着追着喊，大雁很听话的。”

“欲返回头观雁字，始惊一岁又蹉跎。”很可惜，今天这一群人，都年过半百，心有余而力不足，都跑不动了，要不这群性情中人，一定会在广袤无垠的田地上追赶的。

“楚水悠悠扶绿叶，伊人脉脉赏芦花。”挽洲岛洲尾那几亩三面环水的芦苇，正是花苞成熟之态，一阵微风过，如同长剑般的绿叶护送着一层层淡紫色的丝绒，葡萄前去，又舒展回来，在斑驳的光影里，如梦如幻。当我们转身离去后，空无一人的洲尾，寒风瑟瑟，江水滔滔，这风吹芦苇的沙声与江水拍岸的哗哗声，几千年来彼此陪伴，彼此见证，彼此懂得。

挽洲岛上因稀松、肥沃的沙土而养育了迎风舒展的芦苇，这群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因生活在物阜民丰的好时机才得以像芦苇一样，不仅能独立思考，还能情趣盎然地工作、生活。

散文

我与阑尾二三事

杨丽

网上信息泛滥如洪水，作出挑战“真理”的选择难度太大。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我与阑尾的“爱恨情仇”。

阑尾，属于“妈生器官”，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犯过阑尾炎的人基本都会选择切除阑尾。其实我第一次被诊断出阑尾炎时，完全不知道阑尾还可以保守治疗。毕竟掌握“真理”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切掉阑尾，一劳永逸。就在我准备向医生说安排动手术时，一个声音告诉我，阑尾并非无用器官，要慎重决定。

我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态求证了很多人。在这种关乎“动刀子”的“大是大非”面前，我求助的对象肯定是我的“内圈成员”。主刀派从手术的成熟度、对身体的影响以及不切后果等方面为我做了细致分析。可能那时的阑尾“命不该绝”，即便主刀派明显占据上风。我仍然听取了保守派的建议。所谓的保守派成员，其实只有一个人。她讲述了自己切除阑尾后的身体情况，对照分析了我和她身体上的异同，并说了让我醍醐灌顶的一句话——“切了，就再也长不回来了”。

好比拔河比赛的双方，保守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很不幸，没过多久我又因阑尾炎住院。但也很幸运，这次发炎没有穿孔。阑尾发炎如果特别严重，已经穿孔，医生会强制要求动手术。

有时我在想，如果当初我毅然决然地切除阑尾，会怎么样？或许更好，我再也不用饱受阑尾炎折磨，从此吃嘛嘛香；或许更差，我变得更怕冷，阑尾虽然没有了，但对位置仍然隐隐作痛，甚至在手术后出现肠粘连、肠梗阻的情况……人，总是认为，自己没有走过的路上开满了鲜花。人生这道选择题，无论怎么选，都会有遗憾。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的阑尾很讲义气，在我埋头苦读准备考试时，它没有掉链子，一直支持我到考试结束。在发炎很严重时它依然很给力，虽然炎症指数高但我仍然可以正常排便，且不拉肚子。真是一个敬业的好器官！它仿佛是守南天门的兵将，虽然没有其他神仙（器官组织）法力高强，但还是为我守住了一道防线，维护着我的免疫系统。现在它受伤了，而且受伤的原因是我不当引起的，我一时间竟觉得有愧于它。

我希望保住它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我正在尝试用中医疗法，希望能让它痊愈。我期待它能与我携手，共同打赢这场战役！

随笔

栝楼花开小区旁

姜满珍

第一次认识栝楼果是在一个万物凋零的冬天，和几个朋友去一个林场，茶余饭后去他们靠山的菜地里瞅瞅，见几个柚子那么大的黄澄澄的果子，悬挂在枯藤上。林场的员工说那是栝楼，可润肺、治咳嗽等，是一味难得的中草药。我们毫不客气地各自怀揣了几个，准备回家当种子用。

回家置于金鱼缸之上让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果皮金色的、溜光溜光的，看着就拥有很喜庆很富足的感受。在空气中，它慢慢化成干燥的果实，我想在来年清明时节下种。第二年，等我想起来时竟然不知它们去哪儿了，或许被母亲当作废物扔进垃圾堆了。

种植栝楼的想法暂时被搁浅了，几年后，我搬到了现在居住的小区。春天里发现小区大门右侧一丛别样的藤架垂落在围墙外面，粗看有点像墨绿色的苦瓜苗。夏天十多朵乳白色的小花卷成一小团，绒绒地各自抱紧在一起，稀稀落落地镶嵌在幼苗之中。有的小花下结了绿色的小果子，有的小花才开始绽放。我问超市老板这叫啥植物，才得知是我多年以前相见的栝楼，说它只有晚上才绽放花蕾。青的时候像瓜，黄时如熟柿。那年冬天，栝楼的枝蔓早已干枯，变成了灰褐色的没有了一丁点力量的枯草，唯独金灿灿的果实在彰显着它生命的潜力，将其置于泥土里，来年又是蓬蓬勃勃的一大片。

超市老板说这棵栝楼每年不用种，到了春天它就在原有的老根上发新芽，我很敬佩它的生命力，周围其他植物将它簇拥得风都刮不过，水泄不通般挨挤着。

它依然能冲破层层阻力，在雨水、阳光都不充足，肥料更是缺乏的情况下，每年都按时展现风采。

栝楼，又名药瓜、瓜楼、瓜菱。它是从《诗经》中走出来的植物，《诗经·豳风·东山》有“我徂东山，摛摛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叮叮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果臝即是瓜菱，可见，几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有在房前屋后种植栝楼的习俗了。母亲说小时候和舅舅去山上摘野生栝楼路有支气管炎的外公煮水当茶饮，年近九十岁的母亲忆起童年趣事，脸上漾起了幸福的笑容。

《鸡肋编》载“燕地女子，冬月以瓜菱涂面，谓之佛妆。至春暖方涂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瓜菱果瓜作为天然护肤品有研发价值。种子卵状椭圆形、压扁，南瓜子大小，边缘处可见棱线。种仁可食，有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等功效。平时我们吃的瓜子就是炒熟的栝楼籽，口感非常好，香味纯正。说起栝楼的种子很是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象，打开黄黄的果子，确实里面如绿色的烂棉絮一般，要将其浆果洗净方能见到如同南瓜子形状的种子。

现在很多农民大面积种植栝楼，栝楼可以煮粥饭吃，它全身都可入药，尤其它的根茎，学名叫做天花粉，有清热生津，消肿排脓等作用。栝楼真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帮助农民快速致富的好植物。栝楼空穴处还可套种生姜等经济作物，或放养鸡、鸭等家禽，增加多方面的收益。熟悉了栝楼的生长习性，让我想起人啊只要勤劳、务实、肯干，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走进株洲

探寻云阳山文脉

唐臻科

地处罗霄山脉的茶陵云阳山，因其优越的气候条件再加上丰腴的水土资源，为水稻的种植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生长空间。有资料显示：1986年，在云阳山南麓发现的独岭岭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6000多年前的碳化稻粒，有力地佐证了炎帝神农氏在云阳山教人“刀耕火种”的历史。

我们不难设想在远古时代，水稻的种植起源于丘陵地带，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水稻的种植以星火燎原之势推广到平原地区，并逐渐形成了那绵延数千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史，时至今日在大地博物园的华夏土地上，我们依然在不断演进着这种文明。

在云阳山发现6000年前的碳化稻粒，可以考古证明，人类从刀耕火种依靠茹毛饮血的野蛮生存状态，进而演绎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文明时代，水稻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是我们的祖先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依据。这种转型确实是彪炳史册的伟大壮举。它的出土也佐证了“古南岳”之称的云阳山书写了渊源而厚重的人文历史。

走进云阳山随处可见丹霞翠屏如黛，飞瀑流泉如练。因生态环境优美，高密度的负离子空气使得此地俨然就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山中动植物种类繁多，各类珍贵动物常出没在溪涧、深谷中，各类林木构成一道道青翠葱茏的森林景观。

在云阳山可聆晨鸟语啾啾，夜闻古寺钟声。自古以来修建了许多书院，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是任子读书悟道的最佳之地，这些学子经过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因了山的灵气以及本人的勤奋，成就了经天纬地之才，成众星拱月之势，照耀在历史的

天空。

钟灵毓秀的云阳山，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兴盛的道、佛教文化，使得山中常年梵音悠扬。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书赋，因此山中翰墨飘香。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明代“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等先后到此探幽览胜，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为秀丽的云阳山平添了厚重的人文底蕴。

前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央视播出的《科举》纪录片。央视用8期篇幅的详细解说，使我较为深刻地了解，这种制度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它的益处和弊端。如今我走进云阳山，想起茶陵历史上有127名进士以及2名状元、1名榜眼，便认为那应该与云阳山的灵气和文化底蕴有关。

在华夏五千年文明进化史中，书院是历代任子问道解惑的神圣之地，也是文化传承与见长的时代标志。云阳山及附近一带就修建了许多的古老书院，其中建江书院、明经书院、东山书院、杜陵书院尤为著名。这些书院在时空的隧道里，秉承了匡正民风士习的办学主张，培育出了曾填补湖南200余年状元的萧锦忠。悠悠书院见证了这位出身寒微的农家子弟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辉煌历史。在朗朗的读书声中，一大批经世济国之才，如李东阳、萧锦忠、谭延闿等怀揣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在华夏土地上演绎了一段精彩绝伦的人生篇章。

如今，这些古老的书院，在岁月的斑驳中，已然淡出了历史的舞台，穿越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书院里那朗朗的读书声依然回响在时空的长廊里，历久不息。

真情

孩子的天空

黄俊淮

14岁的小谷，正值青春，本应是活力四射、充满朝气的年纪，可在大姐的描述中，他的“叛逆”却显得那么让人心疼。

大姐说，儿子每天回到家总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闷不吭声。有时批评他一两句，他也不还口，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墙壁发呆，偶尔还会躺在床上啜泣。

大姐很多次想要和小谷好好谈谈，但小谷却总是说：“我没事。”转而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了大姐的描述，我主动提出让小谷来我家住一段时间，希望能够有所改变。和小谷相处时，我总觉得他非常乖，乖得让人有些担心。偶尔带他去商店买一些小玩具，他会躬着身子，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周末，当我提出带他去游乐园玩耍时，他也一定推脱道：“不用啦舅舅，不用为我花钱。”

为了让小谷敞开心扉，我总是顺着他。有时他想一个人待着，我也不会贸然打扰。在他无聊时，我便带他一起看电视，久而久之，小谷开始变得爱笑，也向我袒露了实情。

原来，小谷一直以来都沉浸在大量的负面情绪中。

大姐的公司近几年收益不好，随着人员精简，事情也就变多了。一回到家，大姐便冲着家人开始了无休止的抱怨。

“烦死了，工作就够忙了，回家还要带小孩、做家务，我真的是一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就连小谷过生日时，大姐也会在一旁感叹道：“儿子又长了一岁，妈妈却又老了一岁，十多年前的今天，妈妈正在受苦哩！”

有一次，小谷关心大姐道：“妈妈这段时间为什么不开心啊？”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还不是因为你和爸爸啊，天天事情这么多，让我这么操劳……”

偏偏小谷又是一个重情内向的孩子，久而久之，他便觉得母亲是因为自己才变得唉声叹气的，索性让一个人待着，给母亲一点自己的空间。

当晚，我打电话让大姐来家里，和小谷面对面谈话。知道实情后，大姐悔当初。她只愿自己将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却忽略了，是自己的孩子承担了这些情绪垃圾。而小谷也向母亲保证，今后一定会好好和母亲沟通。二人相拥而泣。那之后，我再次见到小谷时，明显感到他比以往更加阳光，仿佛以往的阴霾一扫而空。

正如心理学专家李雪所说：“向孩子抱怨自己的不幸，是摧毁孩子的手段之一。”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他们有的开朗，有的内敛。但无论性格如何，他们都渴望着爱与关怀，都期待着看到世界的美好。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疲惫和烦恼，就将那沉重的包袱压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

让我们用爱为孩子撑起一片蓝天，让他们在阳光下自由奔跑、欢笑；让我们用温暖的笑容和鼓励的话语，为他们驱散阴霾；让我们用心去倾听他们的心声，陪伴他们成长。

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的守护下，永远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心中充满阳光。